

涼茶集

莫理著



3.865
207
M
01553

涼茶集

莫理著

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出版

作協文庫（第一輯）

之九：涼茶集（莫理著）

主 編：方北方

執行編輯：孟沙

編 委：原上草、鍾夏田、馬漢

設 計：陸路

出 版：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29, Jalan SS 3 / 66,
Sungei Way-Subang,
Selangor.

承 印：玲華印務有限公司
162 Jalan Petaling,
Kuala Lumpur.

總 經 銷：遠東文化（馬）有限公司
145, Petaling Street,
Kuala Lumpur.

定 價：四元正

初 版：1982年7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協文庫（第一輯）

- | | |
|-----------|----------|
| 1. 馬華文藝泛論 | ● 方北方著 ● |
| 2. 隕石原 | ● 韋暈著 ● |
| 3. 水東流 | ● 原上草著 ● |
| 4. 長路花雨 | ● 伍良之著 ● |
| 5. 青春的痕跡 | ● 巍萌著 ● |
| 6. 最後一趟巴士 | ● 年紅著 ● |
| 7. 四重奏 | ● 孟沙著 ● |
| 8. 飛向子午綫 | ● 夢平著 ● |
| 9. 涼茶集 | ● 莫理著 ● |
| 10. 流霞·流霞 | ● 冰谷著 ● |
| 11. 含笑青山 | ● 端木虹著 ● |
| 12. 鉄疾藜 | ● 其戈著 ● |

定價：每套十二冊卅五元。

總 序

我們不論用什麼眼光觀看馬華文藝，然後不管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馬華文藝；要是大家能心平氣和，比較客觀一點，自會看出馬華文藝也有可取的地方。

因為今日大馬的華人文藝能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環節，不能不說與馬華文學工作者的積極苦幹，和六十年來的不斷耕耘有所關係。

我們不能因馬華文藝作品的市場欠佳，就以爲馬華文藝的價值不高。試看看香港出版的「海洋文藝」也要宣佈停刊，難道這份雜誌的文藝價值不豐，內容貧乏？都不是！這樣，馬華文藝作品的滯銷，就可以說「令人不屑一顧」？

其實馬華文藝的受人漠視，是人爲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環境所造成的！

因此大家如能改變觀念關心馬華文藝，重視國家文化，馬華文藝作品不但可以暢銷，也必受人人所歡迎！

大馬華文寫作人協會成立之後，以發揚華文文學爲前提，除在中、北、南馬分區舉辦「文學講座」，協助各社團展開文化運動，也重視寫作人的心血，出版「寫作人季刊」，以及「作協短篇小說選」等等。今日又本籌募文學出版基金的宗旨，印行「作協文庫」第一輯十二冊。如獲得良好的反應，編選中的第二輯、第三輯……將繼續出版。

由於「作協文庫」是六十年來馬華寫作人團體首次出版的第一套叢書，如能不停出版下去，深信一方面可以豐富馬華文藝的收穫，一方面也將充實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內容，意義深遠；無不使全體寫作人，更具信心對馬華文藝作出積極的貢獻。

目次

總序

說“漂亮話”	1
閒話“買路錢”	4
細說“短缺”	7
人神共憤	10
談“物質誘惑”	13
最毒人嘴吧	16
話說“行萬里路”	19
奇妙的“遊客心裡”	23
“好奇心”會惹禍	27
只能聽“好話”	31
貪頭貧尾	35
“精仔”和“戇仔”	38
假戲真做	41
社會裡的“障眼術”	44
電話，我怕了你！	47
又要喝汽水了！	51
弄個“博士”銜頭來！	54
背黑鍋	57
飲食文化	60
“王果”	63
愛心上嘴	65

說者無心·····	67
表里不一·····	69
后生可畏·····	71
也要會唱幾句·····	73
活受罪·····	76
發薪日·····	79
小貪·····	82
父欠子債·····	85
一生兒女債·····	87
話說：“養兒防老”和“積谷防飢”·····	90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94
“告別”派對·····	97
“自私”，人類的劣根性·····	100
反省精神·····	104
我要講華語·····	107
“我不會講華語”！·····	110
本地華語·····	113
為本地“寫作人”請命·····	116
本地薑不辣·····	119
寫不得的·····	122
文藝具有偉大功能·····	125
青黃不接的現象·····	128
李翰祥、嚴俊·····	131
體罰學生難為師·····	135
“仁心仁術”話“醫生”·····	138
安得廣廈千萬間·····	142
守時運動應從“要人”做起·····	145
小市民眼中的“德士司機”·····	149
后記·····	152

說“漂亮話”

這年頭，作爲一個現代人，到處都可以聽到「漂亮話」；正因爲在我們的社會裡，說「漂亮話」的人，畢竟太多了，「漂亮話」聽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大家都懂得說幾句「漂亮話」了。於是乎，便造成「漂亮話」到處流行起來的現象。

在人生舞台之上，哈哈人物，一旦「粉墨登場」，跑到講台之上，真是不說「漂亮話」者幾希矣！在日常生活裡，大家閒談之中，也不免會講出「漂亮話」。

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爲了「私利」而做的事，都可以說是爲了「提倡」哈哈，「發揚」哈哈和「推廣」哈哈而去做某一件事，都只是「漂亮話」而已，實際上，他們是爲了自己的口袋能多賺進幾文錢才是真的；可是，基於幹什麼事都有個堂皇的理由，不能不講幾句「漂亮話」，因此，便搬出「提倡」、「發揚」、「推廣」，來美化所作所爲，乍聽起來，也煞有介事似的，有時令人聽了，真會五體投地佩服，也可能因而感動得要爲之洒淚成河焉！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人們仍舊不能忘記在談論之中講講「漂亮話」；尤其是談到朋友上頭去時，特別是那一兩位朋友由於時運不濟，正交上了霉運之時，那麼，爲他而說「漂亮話」的，可就更加不計其數！那些人會義正詞

嚴地指摘那一兩個時運不濟，交上霉運的人如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如果早些時日能聽他們（講「漂亮話」者）的勸導或指示，便一定不致於如何如何了；更有進者，可能說話的人在談論之時，還會義薄云天地，認為要如何如何來援助那一兩個交霉運的人。若果聽講的人沒有處世經驗，可能會因而欽佩不已，認為說者真是盡仁盡義之士，可是，有誰知道，這經常也不過是「得個講耳」，「說」的又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當着衆人的面前拍胸搥案，表示如何的盡仁盡義，大講「漂亮話」的人，大有可能事實上便是背後中傷誹謗，落井下石的人？這種現象，在世紀末的今天，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有一個說給小孩子們聽的笑話說：「如果我有兩間洋樓，我可以送一間給你！」又說：「如果我有兩輛汽車，我也可以送一輛給你！」乙聽了便問：「如果你有兩條褲子，可否也送一條給我？」甲聽了連忙搖手不迭，說：「這是不可以的。」詢以故，對曰：「因為我有兩條褲子！」

這雖然只是一個逗人發噱的笑話，可是，在現實生活中，講「漂亮話」的人何嘗不是這樣？對於需要加以援助的朋友，他可以說：「我的腦袋可以給你！」「我的汽車你隨時可以來駕去用！」可是，當朋友苦着臉懇求說：「借五塊錢吃兩天飯！」講「漂亮話」的人，立刻臉色一沉，說：「唉呀，真是不湊巧，這兩天我也是窮到連飯錢也沒有！」而在下一個鐘頭，那位仁兄，在不同的場合裡，却眯着雙眼，對一群酒酣飯飽的同好說：「昨晚那個妞兒真夠意思哦，才一百五十塊錢，真是價廉物美哩！」

總而言之，講「漂亮話」已經成為對人的一種「習慣」了。於是乎，毒販頭子可以說：「我又沒有鼓勵他們服

食，我不賣，別人也賣給他們嘛！」色情販子可以說：「我是爲人們提供高尚娛樂呀！」鴇母也可以說：「本媽咪專爲苦悶男性解決性的出路！」迷死潘金蓮捧着裝滿毒藥的盃子，把嘴巴湊近武大的身邊，細聲地說：「趕快把藥喝下吧，我這可是爲您好呢！看你痛得那種樣子，我才不忍心呢！喝了這一杯藥，你就不痛了呀」這一切，都同出一轍，講的全是「漂亮話」！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

閒話「買路錢」

莫理先生年輕的時代，喜歡看「地方戲」，也愛讀「章回小說」，因此，對「買路錢」一詞，真是耳熟自詳焉。原來在那大戲裡，或章回小說書中，說到一個商賈，或者一名書生，身懷錢財，路過叢林之際，忽然劈里啪啦的，以樹頂上，或者草叢中，跳出幾個彪形大漢，就如那熟透了的榴槤掉落下來一般，然後，這幾位「綠林好漢」，便會擺了個方陣，圍在書生或商賈的四方去路，接着，「龍頭大哥」便會開啓尊口，吟唱道：「此路爲我開，此林爲我栽，若要過此路，買路錢拿來！」這麼一來，書生或者商賈先生，若不是乖乖地把懷中的銀兩，或者肩揹着的珠寶雙手捧上，作爲「買路錢」，恐怕他閣下的腦袋兒不宣告「喬遷之喜」都幾難焉！

若是他閣下「識相點」，認爲「錢財乃是身外物」，把「買路錢」獻了上去，通常都是可以過得了路，出得了林的！所謂「破財消災」嘛，倒是沒有什麼看不開的，何必死搶着銀兩或珠寶不放，弄得個身首互道「殺腰拿拉」，那麼恐怖的下場？

有人看到這裏，或者便心裏想道：「買路錢只不過在大戲裏，或者章回小說裏才有；再說頂多嘛，也是在那個法治以外的舊時代裏，才有那麼的一回事；時至今日，一

切崇尚法治，講法律，說道理，那裏還會有啥之買路錢的物事！」

若果有人這麼地想，那麼，莫理先生便要告訴他：「閣下錯矣，簡直錯到北極圈外的不毛之地去焉！」原來在我們這個講法律，說道理的法治世界裏，仍然有着「買路錢」的事實存在焉。

前幾天看報紙，便讀到有一則關於「越南難民」在我國領海里被意大利船隻救起的新聞，新聞中報導說：南越的前總理阮高祺目下雖然已然在美利堅合衆國過其「寓公」生活，可是，他當日倉促間逃出越南之時，其長公子却來不及隨行焉；目前，阮公子正置身於那艘在我國領海內的難民船內，爲意大利航艦救起，根據阮公子告訴通訊社的記者先生，他這一次得以「逃出」他的祖國，是花了六兩黃金（約合馬幣五千元左右），方克有機會登上「難民船」，充當「難民」逃離其祖國的；諸位看官，試問這是不是「買路錢」？

其實，越南的當權者，正是擺出一副地方大戲或章回小說裡的「綠林漢」的面孔（「綠林漢」固是「綠林漢」，但是不是「好」漢却頗成問題，故省略去「好」字），正在一邊逼害人民，一邊則在大收特收「買路錢」！雖然他們沒有大戲里那樣的唱詞：「此路爲我開，此林爲我栽，若要過此路，買路錢拏來！」可是，却似一副無賴相，說道：「要住下去乎？住下去，就要經得起我們的折磨！不住？不住則逃出去，要出去嗎？買路錢給我拿來！」越南當權者在「鳩收」買路錢的事實並非始於今日，事實上，自從該國有難民逃離以來，難民們便揭露了這個可恥的事實——沒有付予相當數目的「買路錢」，要當個「難民」逃離該國都不能哉！

除了越南的當權者在「公然」征收「買路錢」以外，事實上，許多地方也有征收「買路錢」，只不過不似越南政府那樣「公然出面」地大收特收而已。在某些地區，飛機場裡或哈哈衙門，也有人在征收「買路錢」焉；過路之人要「安平」地渡過某些地方，是非付出令到那些「掌門人」滿意的數目作為「買路錢」不可的！

再說，在某些情況之下，譬如要敲開「職業」的大門焉，要求擢升機會焉，要弄個更好的更高的職位焉……諸如此類，有時也是非送送禮，以及奉獻「紅包」而不可得的。這「送禮」及「奉獻紅包」，事實上便是變相的「買路錢」焉，只不過沒有越南的當權者那麼「公然」，那麼「出面」焉！

由這許許多多的事實觀之，誰敢說「買路錢」只是存在於法治以外的世界裡，誰又敢說那只不過存在於地方大戲裡以及章回小說中而已？事實擺在眼前，舊時代裡的「綠林漢」的後裔們，又走向他們的祖宗爺爺的老路，正在人們的「生路」上、「出路」上，以及形形色色的「出口處」，設下「攔路障」，然後向人們征收「買路錢」，那些付得出「買路錢」者放行，付不出「買路錢」的休想越過焉……。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

細說：“短缺”

別人是在甚麼時候才懂得「短缺」這個辭彙，莫理先生可是不清楚，不過，莫理先生倒是在活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後的今天，才懂得「短缺」這個辭彙的；約莫是在七八年前，隨着甚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短缺」之詞，遂告接踵而至焉；先是鬧了一陣子的紙張「短缺」，跟着是哈哈「能源短缺」，自此之後，動輒便聽說哈哈東西「短缺」，哈哈物事「短缺」，東一個「短缺」，西一個「短缺」的，真是把人們的腦子也鬧昏了焉。

所謂「短缺」，其實就是「缺少」，說得更清楚一些，便是「有錢也買不到了」焉；前幾年，鬧了個「世界性」的「紙張」短缺，人們不論是要印書刊，出報紙，抑或要印傳單印宣傳紙，都「有錢買不到紙」；可是，不久之後，紙張不再「短缺」了焉，有錢是買得到了，可是，價錢可已不同了——漲價了焉；跟着又鬧了一陣子「世界性」的「能源」短缺，於是，大家不得不實行「節約」，每天晚上七早八早便要熄燈睡覺了焉，以免「浪費能源」；接着，「能源」似乎又不在「短缺」了焉，人們又可以開燈開到天光，街市之中，又告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焉，不過，「能源」是不再「短缺」了，可是，價格却已告高漲了焉，汽油漲了價，於是，我們升斗小民原本一角

幾分錢，便可以乘搭好一段路途的巴士車，此刻再也無法「享受」到這種優待了焉，一上巴士，不是兩角三角「打底」，人家可不肯再爲閣下「服務」了焉。

最近一些時日以來，市面上又有一些物品宣告「短缺」，小自五分錢一包的火柴，也已宣告「短缺」了焉；大至如汽車，巴士，囉哩車開行的「柴油」，也宣告「短缺」了焉。莫理先生是個擁有幾十年「悠久歷史」的「老煙槍」，每日非要燒掉幾十根香煙而無法過日，本來可以五分五分地，買起一盒盒的「火柴」來點煙焉，現在躬逢火柴「短缺」，有一度到處都買不到火柴，也有一度五分錢只能買到一小盒「縮水」的小火柴；現下雖然花五分錢，可以買到一盒火柴，可是，平日用慣了的「國產」火柴，可再也買不到了焉，在市面上可以買到的火柴，是屬於「舶來品」，真是名副其實的「洋」火；雖然每小盒仍舊售五分錢，可是品質已不能與「國產」火柴同日而語了，不是劃了半天劃不着火，便是劃着了火立刻「自動熄滅」，再不然便是盒子破了，「火藥」用罄了，真是令人感到不耐煩之極焉！

「柴油短缺」更是要命不過的事！全國各地，需要仰賴「柴油」才能產生動力的車輛又何祇百千焉，時下「柴油短缺」，有錢買不到柴油，車輛如果因而不能開動，將使多少人因而誤時誤事，其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焉。這一段時日以來，巴士車，德士車，學生車，囉哩車，到處找尋「柴油」，遇到一個油站，剛好有那麼幾百加侖「柴油」可以供應，於是乎，幾乎所有應用「柴油」的車輛都聞風湧至，從油站門口擺起的「長龍陣」，簡直足足排了兩三哩長，莫理先生初見之時，還道是又鬧了「連環車禍」焉，幾乎嚇得胆破魂飛，後來才弄清楚那些車輛是在「等

候柴油」，而不是哈哈「連環車禍」，可是心中還是滿佈「恐怖感」焉！「短缺」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不過，紙張「短缺」也好，火柴「短缺」也好，柴油「短缺」也好，關鍵都在於價格之上，只要有朝一日，價格得以「調整」，「調整」到令供應商滿意之時，此種「短缺」的現象便告消除，「短缺」的難題也告迎刃而解！只不過隨着而來的另一個「短缺」現象，却是更加嚴重而充滿「恐怖感」，那便是人們口袋之中鈔票宣告「短缺」！等到任何事物都「調整」了價格，一張十塊錢的鈔票，自然「自動」貶了價值，鈔票貶值之後，人們口袋之中的「鈔票」，自然出現「短缺」現象，則其時也，物件雖不再「短缺」，只因鈔票「短缺」，人們在生活之中，仍然不能不受其威脅，因而引起了種種不便焉！

說來說去，「短缺」總不是件愜意的事，特別是鈔票「短缺」，更是一件令人感到極其不便，極其不愉快的事焉！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九日）

人神共憤

前幾天，有年輕的朋友來訪，來客熱情洋溢，在餐室宴請莫理先生焉，在飯後茶叙之時，話題一轉，談到宗教信仰上頭去，又談到了時下的神教甚多，神的代表——乩童也很多，這時，來客便告訴莫理先生一個真實的經驗。

他說，在七八年前，他的令尊大人患了癌症，當病勢惡化之時，雖明知藥石罔效，但爲盡人子之責，還是聽取親友的進言，請來一名乩童，在家設壇作法，爲其父親治病焉。他說，那位年近半百的乩童，在跳童之時，不停的進飲白蘭地酒，然後說是神已降身，隨其搭擋的冬冬鼓聲，大跳起童來。也大講起「神」的言語來；後來，那「神」（乩童）居然跳到其父的病榻之前，伸出五爪金龍去抓乃父的創口，說是要將乃父身上的「污物」取出；其時，乃父的創口已告潰爛，被那乩童一抓再抓，不但血流涔涔，而且痛苦難當，簡直有死去活來之勢！這時，他和衆弟妹連忙趨前阻止，乩童這才停了舉動，否則，要是乩童再施五爪金龍，繼續猛抓其父之創口，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焉！

來客又說，當送走了這位裝神弄鬼的喝酒跳童的乩童後，他與弟妹們心中感到憤恨異常，心想那人假裝神鬼撞騙，不但沒法減輕其父的痛苦，反而差些兒把老父性命也